

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可从他的藏书、批注、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即达1万余种，近10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他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书山路上的风景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大路货”，喜欢阅读专业性很强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诸如，长征刚到陕北，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为驳斥所谓“莫斯科控制中国”的传言，毛泽东引用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H.G.Wells)作品的描述说，“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威尔斯的作品，在那个年代知悉和阅读的人本就不多，一路风云征战的毛泽东，却引为政治语言素材，殊为难得。还有一本清朝嘉庆年间出现的很偏的书，叫《何典》，是讲

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1920年代经鲁迅推荐，才为人知。毛泽东最晚在1941年就读到了。这年，他挑选一批书带给远在莫斯科的两个儿子，其中就有《何典》。晚年还把这本书印成大字本供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在中央会议上，他引用书中“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这句话，来形容那些头脑如花岗岩的人，实在是不可救药，怎么做思想工作也做不通。

阅读范围虽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学会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地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不要“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12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30本马列主

义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比较起来，在马列原著中，毛泽东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主要从马恩著作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著作中，去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重要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关于读哲学。根据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他喜欢读哲学，原因有四：第一，他把哲学归结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是塑造人们灵魂和思想的根本前提。第二，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不懂哲学很难弄通马克思主义。第三，哲学是认识和改造世界、总结实践经验、解决一切问

题的“思想工具”。中国共产党曾经屡次犯错误，就是思想方法不对头，由此要求“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对照辩证法办事”。第四，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哲学，追求万事万物的“大本大源”，这既是个人兴趣，也是进行理论工作的必要前提。他说过，“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毛泽东既读马列经典中的哲学书，也读艾思奇、李达、普列汉诺夫、爱森堡、西洛可夫、米丁、尤金、河上肇这些中外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哲学问题的书；既读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杜威、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书，也读中国古代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王充、朱熹、张载、王阳明诸子的哲学论著，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康有为、梁启超、章士钊、胡适、杨昌济、梁漱溟、冯友兰、潘梓年、周谷城、任继愈、杨荣国等人研究哲学和逻辑学的论著。

关于读中国文史。毛泽东对“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类书籍兴趣之浓，用功之深，众所周知。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不了解、不总结历史，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今天的中国，也等于是割舍了应该拥有的经验和智慧。毛泽东的一些名言，直接道出他酷爱读史的缘故：“读历史是智慧的事”；“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读历史的人，不等于守旧的人”；“马克思主义者是善于学习历史的”。

读史其实是个大概念。历史是

人类过去经历的百科全书，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哲学、科技、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内容均不偏废，很注意史书所载的理政之道、军事战例、经济政策、治乱规律等等。他还阅读了不少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写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传统治学，讲究文史不分家，他对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感兴趣，包括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疏策政论、笔记志异，均精读不少。他喜爱曹操及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作，研读《楚辞》，背诵《昭明文选》的一些散文，反复读谈《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使他拥有罕见的古典文学素养。

比较起来，在西学方面，毛泽东读得比较多的是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史、西方自然科学。关于西方哲学，毛泽东了解得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英美哲学。在1964年2月9日同外宾的谈话中，他曾梳理过自己对古希腊哲学到马克思主义这中间的代表人物的认识，然后总结说，黑格尔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关于西方近代史，毛泽东比较注意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大概是因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一些内容和过程上有相近的地方，前者的经验可做参考。1970年5月1日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他明确提出，“要搞革命，需要了解几个国家的革命史，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德国革命”。在各国革命史中，他尤其喜欢阅读和谈论法国革命史，这与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复杂、剧烈、彻底的程度等方面比较接近有关。

母亲邵华

毛新宇

12.我的母亲降临人间了

爷爷马上明白，外婆和外公已经组成了新家庭。当外公外婆开了几句玩笑后，爷爷弯下腰来，抚摸着思齐姨妈的脑袋对他们说：“要好好教育烈士的后代，长大了要接革命的班啊！”然后，又笑呵呵地对姨妈说：“思齐，我做你的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吧！”从此，姨妈就成了爷爷的干女儿。

第二天，爷爷就派人把姨妈接到家里玩了一天。当时，贺子珍奶奶赴苏联治病，不久娇娇（我的姑妈李敏）被送到了贺妈身边，因此在此后的日子里，爷爷时常把姨妈接过去，把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让她吃。几十年后，岸英大伯牺牲在朝鲜战场，爷爷亲自动员姨妈改嫁，父女之情依然真真切切，毫无二致。

外婆在延安工作一段时间后，生出了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念头。当她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这个要求后，很快得到批准。1938年4月1日，她来到“抗大”，成了第四期一名学员。在“抗大”半年多的学习，让外婆开阔了眼界，思想境界和理论水平都提升了不少。当时，中央领导人经常到那里讲课或作报告。爷爷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都是他在“抗大”的讲稿。周恩来在“抗大”作过政治形势报告和统战工作报告，刘少奇作过《论共产党员修养》的报告。此外，朱德、洛甫、陈云、邓小平、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从前方回来后，也先后来给学员们作报告。理论家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也在“抗大”讲过课。

爷爷还两次为这期学员题词。一次是1938年5月21日，他的题词是：“学好本领，到前线去。”另一次是9月1日在这期学员的毕业典礼上，这次的题词是：“继续学习，以求贯彻。”学校把爷爷的这两次题词都印发给了每一个学员，这对大家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这期学员毕业时，军委考虑到外婆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为便于外公照料她生小孩，就把她分配到云阳镇八路军一一五师留守

处，担任《生活星期刊》的主编兼机要秘书。10月初，外婆带着思齐离开了延安，来到云阳。云阳镇地处延安东南，距离延安约有四五十里。

外婆主编的《生活星期刊》，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战理论和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战争的形势。同时，也反映伤、残、病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外婆整天忙于组稿、改稿和编排，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在她和大家的努力下，《创刊号》很快就出版了。刊物的内容非常丰富，大家十分喜爱，争着抢着一睹为快。

一天晚上，外婆出门不慎跌了一跤。外公把她扶到屋里后，她感到肚子隐隐作痛。当时，外婆已怀胎十个月了，外公赶忙为她请来了接生婆。接生婆在屋地上放了一个洗衣服的大木盆，盆子边上放一个小凳子，她要外婆坐在凳子上，把孩子生在盆子里，她说这叫“临盆生产”。外婆坚决不同意，她要像在医院里生思齐那样生产。接生婆非常自信，说她从来没有在床上接生过，用这种方法没有一点问题。但外婆就是不听她的。没办法，接生婆只好把外公叫进来，因为外公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也对外婆听从接生婆的。

外婆急了，对外公说：“你又不是女人，又没有看见过生孩子，你怎么知道她说的方法对呢？我生过思齐，有经验。我坚持的是先进的科学生产法。接生婆那一套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生产法。她那种老办法有时会出危险的。你是革命者，旧的社会制度都要革除掉，为什么对孩子这种重要事要维护旧的方法呢？”

外公听了，哈哈地笑道：“好大一通道理呀，生孩子本来是女人的事儿，男人是外行。好吧，就听你，你就躺在床上生吧。但你要让我陪着你，也让我学点先进的、科学的知识。”

当疼痛再一次袭来时，接生婆开始给外婆检查胎位。她用手一摸，大叫道：“不好了，孩子的头不正，是逆产。这样是生不出来的，你快起来吧，让我把胎儿的头转正。”外婆一听说是逆产，心里一下慌了。当她两膝往床上一跪正要爬起来时，孩子却顺利地生下来了。听着孩子洪亮的哭声，外婆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

这一天是10月30日，在这个初冬的季节，我的母亲降临人间了。

1.觉得气氛不对

咸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852年。鄞县南乡的周韩村，向来安穩祥和。可是命中注定，村中的秀才周祥干，这日要撞上一个魔咒。大年初一这日，原说一家要去姜山鎮上看戏，是卢氏娘家包下的戏场。周祥干却是意兴阑珊。前几日去岳家，岳丈又说起今年适逢三年一遇的乡试，期望贵婿一心科举，日后捐补个官职是正经的话来，弄得周祥干心里好生毛躁。

过了年就要五岁的小儿，忽然窜到脚跟前，大声抱怨怎么到现在还不去。忽然之间，就如鬼使神差，周祥干兀自心生一念，遂对儿子悄声说道：“这鎮上看戏，有什么好看，不如村头祠堂前，舞狮子呢。”

等到周祥干抱着小女踱到前院，小儿已是扯着正待换衣的卢氏吵闹不休，不要去看戏，要去看舞狮子。周祥干便道：“要我带他去看舞狮子……要不然，到了戏场里他再吵闹起来，倒不好了。”然而这随意的变更，却又不知是谁在摆布，又是在入彀了。

有些苍茫的连绵田廓河道间，几处绿树竹林各自簇拥却又互相联结的村落去处，便组成了周韩大村。招引着这一方水土的，又似是祠堂门前那一株几百年的苦楮。原先的村中耆老，现在已经正名，事因咸丰元年有谕：“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族中有品望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此刻族正韩阿公就是现场的指挥，随着鼓敲打，遽然打开的祠堂大门里，蹦出一黄一红两只狮子，只见两只狮子左摆右摇，上蹿下跳，又有一手执葵扇的“大头佛”跳入场中，与之戏闹。

慈眉善目的韩阿公走近前来，与周祥干互相行礼，又请老爷留下晚饭。周祥干牵抱着小儿，晚了不便，便就婉谢了韩阿公。

回到家中，觉得气氛不对。原来先前在镇街戏场，两项暖轿前后落定。卢氏下得轿来，正款款与人间安行礼，却见人都急急地将眼睛往她身后看去。卢氏回头，但见田氏一身缀花绸缎的紧身襟袄，乌黑的高髻插着银簪，脸颊不用摩挲本就蛋白样，却还敷了胭脂；卢氏不由心生恼怒。刚刚回转头家门，卢氏就道：“再怎么妖形怪状，还不是‘花蒲鞋头’！”意谓田氏身家低贱，不过绣花草鞋而已。

等到周祥干回家问起事由，田氏已在自己房里哭了一阵，又说要找绳子上吊，周祥干大怒喝止。这年节里，规矩讲是不扫地、不乞火、不杀牲、不洗衣服、不吵不骂的，这却是闹的什么！然后他冲到前院夫人房里好生着恼地喝道：“过年过节的，这闹的什么？！”卢氏本来因夫君未去娘家戏场，就有点不爽，此刻又见他向着小妾，气头顿炽，于是脸色红涨，对着周祥干吵嚷起来。

这周祥干平日，素来不做威势，家事也全由卢氏办理，自己情愿落得个轻闲。然而此刻他终于气急败坏，额上青筋暴露，大吼一声“住口！”卢氏倒是立时没了声响，他自己虽然气咻咻的，肚皮里直嚷道：“便是将你休了，又待怎样！”独自转了一阵，就忽然想起适才韩阿公的邀约——这倒像是个执拗不休的召唤了——周祥干一赌气，甩手出门，扬长而去。

乡里堂屋中，炭盆火烛映得满屋红光。白木方桌条凳，周祥干上坐之外，阿公又邀了两位风霜皱纹皆重、年声声望皆长的村中长者一齐过来。酒是自家酿的糯米酒。菜肴无非是家养禽猪、海河鱼鳖。最是可口的，却是苦楮豆腐。周祥干酒喝得急了一点，脸膛早早地红了出来，开始大声滔滔地说起这乡野农家的好处来。

“长脚头”阿炳因是时常出门卖席卖瓜，有些见识，又陪着周祥干，也自喝得快了，这时也就放开话头，接着老爷话说：“去年年景收成倒不是过得去，只是一桩事情，想起来就是心里不平，气愤不过！”

阿炳要讲的，就是“红封白封”的事情。当时鄞县官府定下规矩，缙绅富家与农户乡民分“两色”交纳粮税，富户用红纸封钱，“红封”按市价2200文钱折银一两；农户用白纸封钱，“白封”则须以3200文钱折银一两。农人乡民多予交纳的这部分“陋规”，就成了县府衙署的私银私产。

周祥干的面庞越发地热红起来：“……岂有此理！这岂不成了它官府明目张胆鱼肉乡民了么……如此这般，你等何不去告发？”

阿公便道：“我们小民百姓，看着官府的大门，脚都是软的……又不会识字断文，有理也是个讲不清楚呀。”

鄞变一八五一

徐牲民

